

同出席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会议代表的谈话

(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)

周恩来总理(以下简称周):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。连中国在内,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聚会在一起,是很难得的一次盛会。人数虽然只有几十位,但代表了相当大数量的佛教徒。

中国佛教徒在寺庙里的人数不少,但更多的是在家里。中国佛教徒人数没有完全统计,我们估计是上万万,有佛教信仰的人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数目。

日本也不少吧?

金剛秀一(全日本佛教会常务理事): 大致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九。

周: 越南呢?

释善豪(越南南方六和佛教徒联合会主席): 越南南方是百分之八十。

周: 柬埔寨呢?

雷·拉摩斯(柬埔寨佛教协会主席): 占百分之九十

九。

周：老挝呢？

马哈坎丹（老挝佛教徒联盟协会主席）：占百分之九十二。

周：泰国呢？

马哈奥帕·奥帕梭（泰国法师）：占百分之九十三点四。

周：尼泊尔呢？

凯谢尔·巴哈杜尔（尼泊尔驻华大使）：占百分之四十。

周：印尼不多吧？

苏马多诺·麦尔罗约（全印尼佛教徒协商会副会长）：百分之一。

周：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。

巴基斯坦呢？

德瓦卜里亚里·巴瓦（巴基斯坦佛教文化宣扬协会秘书长，以下简称巴瓦）：五十万。

周：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。

佛教出在印度，但印度佛教徒却很少，他们信奉印度教。对越南南方佛教徒的同情，在座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徒是最强烈的。佛教最发展的地区是在亚洲东部和南部。在欧洲、美洲佛教徒就少了，有一些居士。非洲有没有？

赵朴初(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): 有一点。

金刚秀一: 日本向欧洲派了一百多人去传教, 现在也派人到南美去, 还没有派人去非洲。

周: 信仰佛教主要是在亚洲东部和南部。这次会议, 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参加, 代表了亚洲广大佛教徒。南越吴庭艳政权〔270〕对佛教这样摧残, 引起十几个国家佛教徒的震惊是很自然的。佛教徒总是与人为善, 主张和平的, 这是佛教教义上讲的。吴庭艳连这样的佛教徒也不容, 要压迫, 迫使佛教徒不得不走到街上去游行示威, 甚至焚身自杀。他们以焚身来抗议,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流血斗争。这说明吴庭艳政权的残暴, 连佛教徒都不能容, 这是反动政权中少见的。

吴庭艳这样残暴, 有外来力量的支持, 广大人民不满意他。从反对吴庭艳政权压迫南越佛教徒的事件中,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, 就是我们亚洲不管哪个国家, 都要求独立, 不愿受外人的干涉。要求民族独立、反对外来干涉, 已成为亚洲人民共同的呼声。我们要求民族独立的各个国家, 彼此要互相尊重, 互相同情。道义的力量是伟大的。从一个时期看, 反动武装力量是强大的, 但从长远来看武装力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解决问题靠的是人心, 是人心所向。你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, 手无寸铁, 但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地发表了《告世界佛教徒书》。这是一股道义上的力量, 是会得到人心的。在座的虽然只有几

十位，但是有几万万人民作为后盾。这说明南越人民和佛教徒的斗争不是孤立的，吴庭艳集团的残暴统治一定要失败，外国力量的干涉也一定要失败，只是迟早的问题。这在中国已经得到证明。过去统治中国的蒋介石就同吴庭艳一样。蒋介石现在同吴庭艳是好朋友，彼此经常来往。蒋介石统治中国人民有二十二年。第二次大战结束后，在一些人心目中他好象成了民族英雄似的。但他挑起内战，依靠美国力量，美国给他钱、飞机和其他武器，因此他失掉人心，结果发动内战不到四个年头就被中国人民从大陆上赶出去了。如果没有美国武装保护，他就不能统治台湾。失掉人心、勾结外力、出卖民族的任何势力，最后总是要失败的，中国的事件是最好的例子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蒋介石手中有很大武装力量，比吴庭艳的力量大得多，结果还是失败了。

另外，我们还看到，就是外国的代理人同他们的主子矛盾重重，是不会合作到底的。听主子话就用他，稍不听话就不要他。朝鲜朋友很清楚李承晚〔8〕的下场。李承晚很听美国的话，打了很久的仗，后来美国不喜欢他了，就把他换掉了。南朝鲜不是不断地发生政变吗？这引起吴庭艳、蒋介石的警惕。昨天不要李承晚，今天不要吴庭艳，明天就可能不要蒋介石。所以，作为外国的代理人，出卖人民利益，不仅本国人民不要他，外国主子有一天也会不要他的。

为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，曾经签订了日内瓦协议⁽¹⁰⁶⁾，但是吴庭艳引进美国势力，闹成这样。有外国武装干涉，就会引起抵抗。流血斗争，佛教徒是不希望有的。但已经出现了外来力量的干涉，连佛教徒也不能袖手旁观，不能不参加斗争。如在日本召开的反对原子弹氢弹大会，佛教徒参加了，赵朴初居士也去了。收复冲绳的运动，佛教徒也参加了。南越的例子很值得我们想想，外国干涉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越南北方、朝鲜北部、印尼独立了，日本、老挝正在为反对外来干涉而奋斗，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柬埔寨也在为反对外来干涉而斗争。中国的情况虽不完全一样，但基本方面是一样的，因此，我们容易相互理解，容易相互同情，容易达成一致。这次会议号召世界佛教徒同情、支持南越佛教徒的斗争，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聚会一起，这是很难得的机会。我们愿意接待诸位，给诸位提供便利条件。可惜时间太短了，明天有不少位要回去。希望再有这样聚会的机会，不一定在北京，可以在东京、河内、金边、雅加达、加得满都、卡拉奇、科伦坡、仰光、平壤……大家多来往。还有些朋友不马上走，光在北京也不好，杭州佛教徒比较多一点，可以到杭州看看，五台山路不大好走，不通铁路，只通汽车，气候冷，要爬山，那就很辛苦了。广州六榕寺很容易看到，看过吗？扬州去了吗？

金刚秀一：由于中国佛教协会的关怀，我们参加了

在扬州举行的鉴真和尚^[271]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大会，并发表了共同声明^[272]。

周：我读了声明，很钦佩。谢谢你们很愿意纪念这位高僧。鉴真是中国的一位高僧，曾六次东渡，很有毅力。中日友好就要象鉴真那样，具有排除万难，越过千山万水的毅力。一千二百年前的人可以这样做，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做？这次南越高僧就是克服许多困难到中国来的。

其他朋友可以多留一些时候看看其他庙宇。

释善豪：我们可以多留些时候，到南方看看。

周：巴基斯坦有多少庙宇？

巴瓦：五百多个。

周：很抱歉，我去访问时没有来得及看，下次去一定看。

巴瓦：非常感谢。佛教在巴基斯坦受到很高的尊重，政府拨给很大一块土地，作为修建巴基斯坦佛教大学用。

周：佛教的遗迹在巴基斯坦很多吧？

巴瓦：我正想说，中国的佛牙就是从西巴基斯坦来的，佛教的历史很长，佛教历史同巴基斯坦历史一样悠久。

周：我知道一些，但对此认识比较晚。玄奘^[273]去印度经过巴基斯坦？

巴瓦：是的。

纳瓦布扎达·阿迦·穆罕默德·罗查（巴基斯坦驻华大使）：西巴基斯坦曾是佛教中心，中国、印度这些国家的佛教徒都曾到过巴基斯坦。

巴瓦：玄奘在巴基斯坦住过好几年，几乎到过所有的寺庙。

周：玄奘不只是到过印度，还到过巴基斯坦、尼泊尔，法显〔274〕到过锡兰〔104〕、印尼。

巴瓦：西藏的佛教也是从巴基斯坦传过去的。有一个巴基斯坦佛教徒越过喜马拉雅山到了西藏，后来成了活佛。巴基斯坦佛教徒很希望取回他的一部分骨灰。

周：葬在什么地方？

巴瓦：离拉萨不远，从拉萨一天可到。

周：请中国佛协帮助寻找。

巴瓦：我们也正式向中国政府、佛协提出这个要求。中巴友谊从古老的佛教传播就开始了。

周：佛教方面的联系，过去不仅中印间有，在中巴、中日、中越、中蒙、中柬、中老、中泰、中锡、中缅……之间也有。著名的玄奘、法显在这方面作过贡献。现在交通便利了，要有更多的玄奘、法显、鉴真。我们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。希望常会面，可以换个地方会面，扩大一些。要把中日佛教界共同声明中表示的愿望变成各国佛教界的共同愿望。中国保存不少庙宇，日本也保存不少，进行研究有便利条件。佛经在印度已经失传了，但在中国、日

本、尼泊尔、锡兰保存不少。尼赫鲁总理和我谈过，在印度佛经失传很多。我们在经典研究方面可以互相来往，丰富知识。在日本有个创价学会，据说他们也是信佛教的。

金刚秀一：是佛教的一个派系。

周：他们明春准备来。

大西良庆(日本大本山清水寺贯主)：很高兴听到总理的话，很感谢。我们力量很有限，希望在加强各国佛教界友好往来方面，中国方面拿出更大的力量。

周：谢谢。道义的力量决不是微小的。朋友们希望我们多做一点，我们也应该多做一点。

大西良庆：你们中国有个赵朴初先生，他好象是一位佛爷。我们认为由中国担任亚洲佛教徒的联络工作最合适。

周：主要靠大家努力。赵朴初居士可以为大家服务，作个小沙弥。

阿弥尔·拉玛(尼泊尔佛教代表团团长，以下简称拉玛)：总理对佛教有何看法？

周：佛教是唯心论，共产主义是唯物论，两者在思想上不一致。但从政治上看，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有很多一致的地方，如在共同反对外来干涉、争取民族独立、爱祖国这些方面是可以一致的。至于思想上的不同，是长期的问题，这也是自由的。

拉玛：我们了解这个。我代表全世界的佛教徒，感谢中国对宗教的宽容。但马克思曾经说过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。总理阁下是否认为，佛教在现时代也总是鸦片？

周：这个问题要从不同时代，不同环境来看。列宁这样说过。当时帝俄沙皇利用宗教麻醉人民，要人民不反抗。西方的统治阶级也利用宗教麻痹人民的斗志。但在中国，统治阶级未能达到利用佛教麻醉人民的目的，情况不同。

拉玛：阁下是否认为宗教不是坏的？

周：我们不隐讳我们是无神论者，但我们可以作朋友。

拉玛：你说宗教和共产主义在思想上是对立的，那么，中国的佛教将来是发展还是缩小？佛教徒都相信了共产主义，就没有佛教了。

周：可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：中国的共产党员有一千七百万，但信佛教的有万万人以上，不可能一下就把万万人变成共产主义者。

拉玛：佛教徒信仰共产主义，是否必须放弃佛教信仰？

周：从原则上讲是这样的。从具体的人来说，有些人接受了共产主义，但还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对佛教的信仰。

拉玛：是否可以说中国佛教徒都不是共产主义者？

周：当然，有些人思想转变了，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。思想问题是长期的。佛教徒只要反对外来干涉，要独立，爱国，就能成为好公民。至于思想上的不同，可以保留，你不要认为共产党员就一点也不唯心了。不要说一个国家，就是一个家庭，也有各种不同信仰的人。如我的父母信佛，我是共产主义者，这方面是不一致的。但是在反对外国干涉、要求民族独立等方面则是一致的。当然，在各方面也都有坏人，他们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欺压人民。我们反对这样的人。

拉玛：总理阁下，是否可以这样说：佛教在中国就不是鸦片了？

周：政治上要具体分析。从一些佛教徒的政治行动上，可以这样说。地方、环境不同，情况也不同。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反对迫害，争取自由，比如释善豪法师，从他来看，佛教就不是鸦片。至于意识形态问题，哲学上的问题，这就说不完了，一下子是辩不清的。